

走进来，走出去

□乔敏娟

放假前，我组织学生看了《走路上学》这部电影，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，取材于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。

波涛汹涌的怒江横亘在山涧之间，山里人进出必须溜索。

影片中，瓦娃妈对溜索有心理阴影，死活不让瓦娃溜索，到了上学年龄的瓦娃困在家中。他每天到房顶眺望，放学时间一到就急匆匆从楼梯上滑下，冲到渡江口等姐姐，分享学校里的新鲜事。姐姐手工课上做的一只风筝，就让瓦娃新奇稀罕得边抢边求苦追了一路。瓦娃决定偷偷溜索。影片给了瓦娃第一次溜索很多特写镜头：他表情凝重，一步一步踩着山石登上渡口，绳索往腰间一系，一紧，再往背后上下一拉绳索，飒爽坚定，像个盛装出征的英雄。他无限向往地望着对岸，一笑。那微露愉悦的笑容，却让人看得心酸。脚下是滚滚怒江，江上是胸膛起伏的少年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将小小的身体交给了一条山风呼啸中的横索。

娜香不用偷溜，估计她上学在她妈妈遇险之前，因而溜索被认可。她是这个家与外界通联的关键人物。影片通过她美丽的大眼睛，去看外面的世界。

外面来了人，在为怒江架桥，为山里的几户人家，架一道天堑通途。

外面还来了个支教的女老师，聂老师。聂老师是美的，她的美貌在沉寂的乡村漾起新鲜的涟漪，而她心灵的美更为澄澈。她克服恐高溜索去家访，她看到大冬天孩子们穿着凉拖冻得直缩，深深被刺痛，为他们众筹买鞋，握着他们的小脏脚量尺寸。孩子们灿烂的笑脸、响亮的读书声，缱绻萦绕着这个外来的天使。

同样美好的是娜香，她勇敢，溜索像精灵一样掠过怒江上空；她爱家乡，在与瓦娃的讨论中，她说“还是我们这里好”；她孝顺坚定，奶奶中风，她溜索去请医生，医生刚拿到回城的调令，迫不及待要离开，却在与娜香倔强的眼神对峙后溜索出诊了，可惜怒江一隅，留不住如此慈悲的医生；她懂事，瓦娃看上了聂老师给的新鞋，娜香万般不舍地把鞋给了他。瓦娃抱着鞋睡觉，早上又抱着新鞋跑去送娜香上学，看到姐姐的同学都穿着新鞋，瓦娃脱下娜香的旧鞋子，小心翼翼地吧娜香脚擦干净，套上新鞋。到了学校，娜香不忍鞋子脏，把鞋脱下抱着，放学时，她想给瓦娃买一双布鞋，钱不够，聂老师看

到，买下鞋送给她。娜香满心欢喜溜索回家，途中鞋子掉了，娜香去抓鞋，落入江中……

是怒江吞没了娜香，还是贫困吞没了娜香？是动人的姐弟情逼出了满眶泪水，还是美好的逝去碎裂了心？横索上灿烂的笑容成为令人心碎的定格。机灵活泼的瓦娃自闭了。聂老师一次次家访，打开了瓦娃的心结。新桥架好了，瓦娃踏上桥，安稳得不自信，愉悦得很小心，姐弟俩溜索上学终成惆怅的回忆。

影片放完，内心的余震仍在，我和学生讨论了几个问题。

为什么娜香认为家乡好，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溜索去上学？

——爱家乡，并不等于要无知无能地爱。落后狭窄是一方井，对广阔美好的追求，是永恒的本能，亦是生命的活力。那么，我们能看到在一些年轻人的佛系心态下，正在消失的爱和生命活力吗？

为什么几户人家的怒江两岸要修桥？

——如果不修，就会有更多美丽的娜香失去性命，勇敢活泼的瓦娃失去快乐和自信。而那个娜香和瓦娃，也许就是某个困境中的你我。我们从中读懂了中国的“不抛弃，不放弃”。

为什么聂老师明明到了支教结束的时间，却不肯走？

——就像在沙滩上救小鱼、换不来金钱名利、换到的只有小鱼的新生一样，聂老师秉持的价值观，是对其他生命的影响。只有富余，才能给予。给孩子们买鞋都需要众筹的聂老师，其实是内心丰盈富足的，也是充满力量的。

走进来终究是为了走出去，走出困境，走出狭隘，走出局促，踏上人生广阔的天地；而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不回来，身后守着的，是盘旋着童年隽永纯真的故乡，亦是国家未曾放弃的一寸土地。



(李昊天 摄)

畅想

□汤革赢

麻雀

用歌声把我叫醒
一睁眼
你就惊慌逃跑了
甚至来不及告诉
我从没踩过一只蚂蚁

清寂

已经过了好多天了
总想起那个午夜
独自一人 怀抱一个亮晶晶的月亮
如果再早一两小时出门
太多的喧嚣它会躲起来的

日日是好日

平底煎锅洗干净刷上了油
鸡蛋，酸奶，苹果泥
与面粉搅拌均匀
香喷喷的煎饼跑步进了盘子里
它笑 我也笑
敲敲邻居家的门
一起尝尝吧
瞬间我收获了双倍的幸福



(李小文 摄)

食堂里的飘香

□一介文职

与酒楼食肆不同，食堂的存在，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，似乎是要增添些许温情和记忆的。在食堂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而且还能吃出一道萦绕绵长的回味，那是一种获得感，也是一种归属感，更是一份情怀。

之所以为食堂，皆因其总是紧紧依附于一个实体，比如一个单位或者一所学校。它的性格更像是内向型的，主要满足特定人群的餐饮需求。换言之，只有内部人员，才有资格享受。即便是市场经济发展更为成熟的今天，食堂对内不对外的传统似乎还在许多地方传承和延续，纵然舍得花钱，也未必能轻易入内尝鲜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父母所在单位的食堂很宽敞，每到饭点，忙碌的炊事人员整齐有序地穿梭于窗台间为职工服务。职工们凭着手里的饭菜票换来自己想要的饭食。饭菜票是用光滑有韧性的塑料材质制作的，上面清楚地标明饭菜的种类或者分量。父母工作忙时，没法买菜做饭，便领着我到食堂解决温饱。幼年的我一到食堂就很兴奋，除了孩童天生的好奇，或许是那饭菜的飘香勾起了蠢蠢欲动的馋虫。无论荤素，装进饭盒里的食物任凭诱人的汁水把那份飘香注入四四方方的“饭砖”里，也烙印在一颗单纯且容易快乐满足的心里。

上高中时，由于离家较远，我和其他大多数同

学一起，在学校食宿。显然，彼时的我已经成了食堂里的“主人”，可以自己付款点饭菜了。食堂规定使用充值卡点单，卡在机子上一晃，随着“滴”的一声响，价款真切地打在屏幕上。青春期的男生们，除了运动场，学校食堂绝对是他们欣然向往的所在。记得班上一名高个男生入学时初到食堂窗口站定，或许出于对“斤两”概念的懵懂，声称要打“八两”饭，自然引来周围人的哄笑。“八两”的绰号也忠实地跟着他毕业、工作、结婚生子。毫无疑问，学校食堂像一条炽热的情感纽带，校园青春的萌动、同学情谊的升华，都在那里定格。

如今的我，早已参加工作多年，单位食堂又成为我眼中一道新的风景。作为一项福利，在食堂吃饭已然免费。无论单身汪也好，还是家有老小者也罢，食堂的饭食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自己买菜做饭、点单下馆子之外的选择。有意思的是，公干外出的人，依然想着尽可能赶在饭点时回单位食堂“蹭”一顿。如若细算，这来回的交通费兴许早够一顿饭钱了，可他们仍旧乐此不疲。难道食堂的饭菜更香？或者原料品质更佳？我想，或许是他们对于所在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吧。

食堂里的飘香，成为我们那烟火气生活的生动注脚，让我们回味、感动，心怀念想。

一个人会怎样

一个人看书，思想从地上飞到天空
一个人唱歌，走了调，不管不顾
一个人健身，能清晰听见骨头松弛的响声
一个人吃饭，菜品像艺术充满了混搭
一个人，有的是时间，从泥里挖出另一个自己

阅读

世界消失，西西弗斯迈开沉重的脚步
跟随他
亦步亦趋
一次次负重至山巅又滚落
遍体鳞伤

它真实吗
它存在吗
重要的是它粉碎了所有的镣铐